



□孙葆元

鸢是鸢鸟，有点像鹰，嘴比鹰短。纸鸢当然不是纸做的鸢鸟，而是风筝。风筝始于春秋时期，传说是墨子首创，他用木头削制了一个鸟头，再配以羽翼，试图让它飞起来。大概是没计算好空气的浮力，那只假鸟始终没有升上天空。到了鲁班时代，鲁班以竹篾做骨，鸢身轻了，风就把它送上了青云。鲁班时代还没有发明纸，他做的那只鸢最轻的材质是绸，充其量是只绸鸢。我认为鲁班是中国工匠的化身，正是无数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他们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。鲁班是一个智慧的符号。当一种发明固定成产品，它就有了名称，这个以竹篾做骨架的假鸟被叫作“鸢”。

风筝由绸鸢向纸鸢过渡，经历了数百年，直到东汉蔡伦造纸，以纸覆鸢，鸢才从真正意义上完成纸鸢的产品定位。纸鸢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，最初它用于军事，当鸢飞起来，预示着某种约定的军事行动开始。产品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，后来在纸鸢上安装风笛，升起的纸鸢便能发出声响，如箏弹奏，它就有了“风筝”的品名。

曹雪芹是扎风筝的高手。清雍正五年(1727)，曹家遭朝廷抄家，一家人从南京徙居北京，他避居在西山卧佛寺旁的正白旗村，发愤写作《红楼梦》。一年春节前夕，昔日的一名家丁上门告求，说年过不去了，希望曹家能够给予施舍。说这话时，他不知道曹雪芹也过着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日子，但曹雪芹还是把身边仅有的钱财给了他。这些少得可怜的金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曹雪芹便心生一计，教给他扎风筝的手艺，然后操起彩笔在风筝上绘制彩画。风筝拿到市上，一售而空。曹雪芹援助了旧人，也给自己挣出了活路。今天重拾这段佳话，是拾起了一个文化创意的例子。苦难中的曹雪芹在写作那部伟大的巨著之时，正是用这门手艺养活了自己一家，也养活了文学艺术。

风筝到宋朝时习惯性地走向民间，一旦形成惯例便成民俗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里记录了南宋临安春季放风筝的盛况：“小泊断桥，千舫骈聚，歌管喧奏，粉黛罗列，最为繁盛。桥上少年郎，竞纵纸鸢，以相勾引，相牵剪裁，以线绝者为负。”这是放风筝的竞赛。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风筝成为我们的文化遗产，载着我们的期望，年年飞上天空。在时代的变迁中，风筝由临安转向新时代的潍坊城，这里原来就是风筝的发源地，墨子那个木头的鸢诞生于此。这里是经由时代变迁才飞起来的，一飞便豪气冲天，成为国际风筝城，年年都有风筝的际会。

少小时，风筝是我们这群孩子春天的玩耍内容。睡梦里听得干燥的风在没有发芽的树梢上打起呼哨，就知道风在呼唤风筝了。我们的风筝是自己扎的，做法很简单，用三根竹篾扎成一个“干”字形，再拿一张纸剪成半圆，腰的上端留出些许长度，使之与“干”的竖骨尺寸一致，然后粘上一条长长的尾巴。这条尾巴极考量孩子的心智，长度要与风筝的头搭配和谐。太短，风筝头沉，飞起来就往下扎；太长，则风筝飞不起来。我们放风筝往往要带一卷纸条，就是接尾巴用的。长了好说，撤下一段便是；短了，必须当场接尾巴。我们乐此不疲，写完作业，就把

时间交给风筝。这种式样的风筝叫“蝌蚪”，济南孩子叫“蛤蟆蝌胎子”。蛤蟆蝌胎子飞不高，它把晴空变成了水塘，在浅层乱窜，搅扰着大人放起的风筝，有时一头撞到人家的风筝线上，打个滚儿，那个蛤蟆蝌胎子就蔫了，挂在风筝线上垂头丧气，这时候就会遭到怒喝：乱掺和什么？滚！孩子们不会滚，因为他还要索回自己的蛤蟆蝌胎子。风筝不值钱，回家糊一个就是，风筝线是宝贝，那条线是用各种废线接起来的，是从母亲做活的筐箩里偷来的，粗细不一，颜色不一，一段一个疙瘩，磕磕绊绊，犹如孩子起步时的人生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们特羡慕大人手里的缠线板。板有一尺半长，上边缠着丝线，丝线轻，能让风筝飞得更高，不像我们手里的破线，在空中划个弧，像提不起来的裤子，老往下坠，你说扫兴不扫兴！丝线又白，缠到线板上银光闪闪，着实诱人。我们就立下志向：等长大了，能挣钱了，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缠线板！

我的扎风筝技艺是父亲帮着提升的。他授课之余回到家，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根长长的竹篾，用刀刮薄，裁成八段，分别扎成两个正方形，然后把两个正方形的竹框错成八角形状，一个八角风筝的框架就出来了，民间管这种风筝叫“八卦”。父亲只信机械原理不信卦，他买来毛头纸糊在风筝骨架上，一个白风筝就扎好了。母亲说，不好看，白风筝放到天上像吊孝似的多不吉利，于是就来帮闲，剪出四个蝙蝠要往角上粘，被父亲制止了。父亲说，这会增加风筝重量。母亲说，总比你那白风筝强！父亲不争论，要来我的水彩颜料，画了一朵粉红的大牡丹花，就给这只风筝命名为“牡丹”。为了放飞“牡丹”，父亲买来丝线，比我那破线头子体面多了，我手里也有了“银光闪闪”。母亲嘲笑父亲，你这是先买鞍后买马，倒插笔画。父亲说，什么倒插正插，写草书不论正倒，只要不漏笔就行。有了丝线就要有缠线板，父亲说，免了吧，就用你的线拐子。线拐子就像纺车绕线的轮，比纺车小得多，竹子做的，四根柱撑起绕上去的线，一根粗铁条穿起四根竹柱，下面安一柄木把，手指一拨便飞快地旋转。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叫“拐子”？我读破几本民俗书也没看懂，它不拐呀！当时心中却留下遗憾，它驴唇马嘴，不般配呀！从此我知道了完美，留在潜意识里，竟伴随我终生，以至于后来无论做什么，都追求完美，否则不做。

放飞“牡丹”，是在一个黄昏。春天的黄昏美极了，出我家大院是城郭处的一个场垣，远处一道流水，顺着残城的黄土墙潺潺流过，春草已经长起来，覆盖着脚下的荒野。我迎风站立，举起“牡丹”，父亲轻轻一提丝线，“牡丹”就飞起来，父亲一点一点地放线，把“牡丹”送上高空。一时间所有的风筝都黯然失色，黑色的鸢鹰、画着八卦符号的八角、在低空乱窜的蛤蟆蝌胎子，都无法和我们的风筝争妍，一朵“牡丹”开在晴朗的高空，吸引了无数双眼睛。从此我明白了什么叫引人注目，引人注目的永远不是你，而是你手里的活。

正陶醉间，西北方向隐隐泛出一片黄云，那云看上去就凶恶，父亲一见，大喝：不好！命令我收线。我的小手一下一下拨着线拐子。风云已经变换着魔鬼般的面孔压下来，顿时一阵风从脚底掀起，似乎要把我们一家吹上黄云密布的天。“牡丹”失去了它的雍容，在空中大幅度摇摆，荒草的碎叶拔地而起，在天上与所有的风筝搅成混沌的天幕。我紧张得不知所措，父亲和母亲齐心协力拽着那条风筝线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“牡丹”拉回到地面，然后拉起我就跑。还没进家门，天就黑下来，狂风大作，刚刚发芽的榆树在风中铮铮作响。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沙尘暴，幸亏有父母作伴，否则我会被吹到天上去！

两天后，房间里有了蚊子。母亲奇怪：咦，纱窗、竹帘够严密了，蚊子从哪里钻进来的？再一检查，原来竹帘的竹篾被抽掉了四根，那么大的缝能不进蚊子吗？母亲厉声逼问：谁干的？父亲朝我挤挤眼，偷偷地笑。我终于知道，父亲比我还淘气！于是我长了经验，每每路过挂着竹帘的人家，总要看门帘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家家的竹帘都缺一条约少一根的，有的被抽得只剩下半片在那里吊着。我会心地笑了，家家都有一个恶作剧的父亲，要不就是该挨揍的孩子！你看，天上有多少风筝，地上就有多少该挨揍的孩子！

□王玉河

音乐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它只有那么几个音符，但就是“这么几个音符”，却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，奏响了世间的悲欢离合，浸润着不同的人生智慧和情感。

音乐是人类史上不老的神话，它是那样曼妙无穷，或轻快，或激昂，或深沉，或庄重，或悠扬，或神秘……凡此种种，摄人魂魄，涤荡心灵，令人心旷神怡、宠辱皆忘。孔子陶醉于平和悦耳的韶乐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韩娥之歌余音绕梁竟能三日不绝，卓文君因司马相如一曲深情的《凤求凰》而毅然放弃富贵生活，白居易因忽闻水上琵琶声而“主人忘归客不发”。可见，音乐有着多么大的魅力。

音乐是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，是人间的精灵。雄壮肃穆的音乐让人沉稳如山，热情奔放的音乐让人心潮澎湃，活泼轻盈的音乐让人翩翩起舞，舒缓悠扬的音乐让人欢欣缠绵，如泣如诉的音乐让人悲伤凄凉。当我们听到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时候，情绪就会瞬间被点燃，变得激情沸腾；当我们听到《二泉映月》那哀伤低沉的旋律时，就会顿生辛酸之感；当我们听到《梁祝》小提琴协奏曲时，那份忧伤瑰丽，让人情不自禁产生一种对纯真爱情的向往；一首气壮山河、慷慨激昂、荡气回肠的《国际歌》，把全世界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；一曲民谣《斯卡布罗集市》，诗一般的词句，柔情似水的旋律，凄美婉转的曲调，给人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；萨克斯吹奏的《回家》撩拨多少游子的心，那低回、清亮、深沉的旋律，让人不由自主想起温暖的家；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刚劲沉重、惊心动魄，仿佛是命运敲门的声音；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主题曲“我心永恒”，在悠悠的悲伤中升华着永恒的爱与幸福，把毁灭变成永生，甘露般滋润着人们的心灵；《布列瑟农》，其旷远忧伤的旋律、清冽醇厚的歌声，以及歌曲结尾处的火车铁轨声，常令听者陶醉在如诗如画的世界中。

音乐门派繁多、风格多样。千百年来，无论是讲究琴瑟和鸣、高山流水的中国音乐，还是讲究平衡含蓄、高雅恢弘的西方音乐，都以其深刻的哲理和妙不可言的旋律，给人以力量，给人以欢乐，给人以陶冶，滋润、净化着我们的灵魂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情操、意志和品格。

音乐作为美妙的心灵语言，能驱走孤独、疗愈心伤，是神经系统的“维生素”，也是花钱最

少的“保健品”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听音乐时，一个人的体内生理节律会随着音乐节奏加快或减缓，引起人体的脑波、肠胃蠕动、心脏跳动以及血液流量的变化，从而改善神经、内分泌和消化系统的功能，让人放松、富有活力。音乐是心灵的体操，也是灵魂的净化剂。中医五音疗法认为，五音对五脏，通过闻五音，从而调适五脏。古代贵族宫廷配备乐队歌者，不单纯是为了娱乐，还有一项作用就是用音乐舒神静性、颐养身心。据说在古代，真正好的中医不用针灸或中药，而是用音乐。一曲终了，病退人安。这也许有点夸张，但音乐的神奇确实超乎人们的想象。

音乐家贝多芬认为：音乐是比一切智慧、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。有些时候，最具创新的意念和灵感都会在音乐中迸发。我们知道，一些艺术家在创作时往往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好的作品，但是，当他们偶尔听到一首曲子、一段音乐时就会激发灵感，快速地创作出优秀作品。我们熟悉的许多科学家都是了不起的音乐家，比如爱因斯坦，他不仅是科学巨匠，而且小提琴拉得也很出色，他常常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中，并在音乐的和谐中触摸宇宙的“神经”。

音乐诠释着生命，诠释着万物，是发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声音。音乐让人沉醉，让人着迷，再精彩的诗篇，再唯美的画面，都抵不过一阙音乐。音乐是人间真情的律动，给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感觉。提及音乐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类型的音乐。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部落，感情相同的人就会聚拢起来。音乐关联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。只要你需要，只要你愿意听，总有一种音乐是为你而存在。当我们喜欢上某种音乐时，其实是音乐触痛了我们心底最软的地方。有人说：“人这一生最怕的，就是突然有一天，听懂了一首歌。”

音乐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，它不受种族、地域、贫富、贵贱的限制，任何国家、任何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它、享受它。音乐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主题，尼采说过：“生活中如果没有音乐，将是极大的遗憾。”冼星海说：“音乐，是人生最大的快乐。”生活离不开音乐，平淡的日子里只要有了音乐，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。音乐无处不在，哪里有人类的足迹，哪里就有音乐。很难想象没有音乐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【岁月留痕】

春风唤纸鸢